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萊覆勘

覆校官待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王永年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魯頌

駟之什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箋云季孫行父季文子也

史克魯史也音義

駟古熒反說文作駟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坰古熒反徐又苦營反或

苦瓊反遠也下疏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同父音甫注同疏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圻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以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

為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坵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坵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偕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坵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仵仵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驚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駟駒牡馬在坵之野傳駒駒良馬腹幹肥張也坵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坵箋云必牧於坵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駒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傳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
純黑曰驪黃駢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
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垆之牧地水草
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
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

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音義

牡茂后反草木

疏云驪馬也說文同本亦作牧駟戶橘反阮孝緒于密
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
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化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
云駢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駢息營反赤黃曰駢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駕音奴飲食上音疏正義
蔭下音嗣又並如字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疏曰僖
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
言其事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
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坵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
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
也乃有白跨之駟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
黃駢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
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
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
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傳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
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
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
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坵者閭

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此傳杜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通稱因即據野為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坳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出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坳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坳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坳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坳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坳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坳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坳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坳野自謂放牧在坳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

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正義曰必牧於垆野者解牧馬必在垆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垆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

特美之傳正義曰上言駟駟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驂曰黃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為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為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為馬之所在有限術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

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駕一種而分為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案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駕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駕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祀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為立名謂之良

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勲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為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為輶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

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
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馬者以
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
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
威儀也箋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
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
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
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駢有騏以

車伾伾傳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蒼

騏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傳才多材也音

義

騶音佳駟符悲反字又作駟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
作駟音丕騏音其伾數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駟走也

父之反音丕祺疏傳正義曰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音其字又作騅疏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騅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騅騅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騅剛禮稱陽祀用騅牲是騅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騅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騅者黑色之名倉騅曰騅謂青而微黑今之騅馬也顧命曰四人騅并注云青黑曰騅引詩云我馬維騅是騅為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騅有雜以車繹繹傳青騅騅曰騅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騅

黑身白鬣曰維繹繹善走也思無斃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斃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

可乘駕也音義

驛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鼃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駱音洛樊孫爾

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也駢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鬣尾也雜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足善走也

崔本作驛驛本亦作駢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類今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

鬣力輒反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驪驛孫炎云色有斃音亦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

類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鬣即是鬣背謂馬之駿也定本集

注鬣字皆作鬣其駢維爾雅無文爾雅有駢白駁駢馬黃春駢音乾則駢是色名說者以駢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駢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駢即今之駢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駢字而俗本多作駢字爾雅有駢白駢謂赤白雜色駢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駢白曰駢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駢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駢白駢下乃引易乾為駢馬引東山皇駢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駢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作始也者釋詁云倝作也始也倝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正義曰駢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駢有驪有魚以

車祛祛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豪駟曰驛二
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

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音

義

駟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駮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驛音簞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

字書作驛字林作驛音並同毛云二目白曰魚爾雅云
一目白驪二目白驪驪音閑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

駟戶晏反邪似嗟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
反注同復扶又反疏人曰今之泥驪也樊光曰駟者目

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驪或
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

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
又云彤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駮郭璞

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矐二目白魚
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
驛爾雅無文說文云駢駢也郭璞曰駢脚脰然則駢者
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駢皆白駢無豪駢白之名傳言豪
駢白者蓋謂豪毛在駢而白長名為駢也駢則四駢雜
白而毛短故與駢異也此章言駕馬主以給官中之役
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箋正義曰徂訓為往行乃
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
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
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
說鄭

駟四章章八句

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云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音義

駢備筆反又符必疏正義曰君以反字林父必反恩惠及臣臣

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皆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駢有駢彼乘黃傳駢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

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
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傳振振羣
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
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
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
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
則皆喜樂也音義

乘繩證反下同大學音泰咽本又作
澀同音烏玄反又於中反樂音洛注

喜樂下于胥樂兮及疏正義曰言有駝然肥彊之
注安樂同朝直遙反疏馬此駝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
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
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
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
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
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
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潔白之
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潔白者衆
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
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
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正義
曰以駝與乘黃連文故知駝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
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
乘故言乘黃箋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
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

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當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效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義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于於胥皆釋詁文潔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為文則明

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
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
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
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
皆喜
樂也

有駙有駙駙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
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疏

傳正義曰言臣有餘敬者臣禮朝朝暮夕

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
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
君有餘惠也箋正義曰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者以
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

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傳青驪曰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箋云載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

胥樂兮傳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

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音義駟

呼

縣反又火玄反徐又胡眇反又音炫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疏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故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

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正義曰青驪曰駟者釋畜云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歲其有豐年也者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駟三章章九句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音義

泮音普反疏正義曰作泮水詩者

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至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修泮宮無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
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
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
之采其芹也辟廡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
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葭葭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傳戾來止至也言
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葭葭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

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

宮我則觀其旂蒨蒨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

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音義僖音希類

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鄭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

壁下同園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蒨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伐噦呼會反疏正義曰僖公能修泮宮為

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

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蒨蒨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

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正義曰此

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至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萊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為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為

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正義曰片水菜也者采菽云臧沸檻泉言采其芹片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為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修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為菜又申傳辟廡泮宮之義辟廡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廡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壁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壁也圖阮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廡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

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著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而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由言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廡泮宮之

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為至是戾得為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旗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立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其馬躊躇其音昭昭傳其馬躊躇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

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音義藻音早水草也躋疏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居表反昭之繞反疏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傳芣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音

義

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鮑躑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

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萁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豬萁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鳧音符者與音餘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疏正義曰毛以為魯人言已云屈收也收飲得此衆聚疏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飲此醜衆人民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五章言其伐克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茆與苽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菜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采可以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
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
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
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
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為
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
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
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
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
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
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
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
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
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
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衆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傳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

福祿音義

反又古百反行下孟疏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

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效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力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

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傳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讖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

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讖

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音義

蟯本又作矯亦作踦居表反讖古獲反疏正義曰明

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讖耳之讖善問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讖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正義曰克能攸所皆釋言文傳正義曰囚拘釋言文箋正義曰釋詁云讖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

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又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傳桓桓威武

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

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
在泮獻功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
進進也皇皇當作晔晔晔晔猶往往也吳譁也訕訟也
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
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

官者皆自獻其功音義

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

韓詩云鬻除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晔于況反吳鄭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揚余章反訕音凶謹音歡譁音花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仕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

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于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皇美釋詁文

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
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
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
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
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為聲故以娛為譁
也訕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謹譁不揚為
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不謹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
泮宮又無爭訟之辜告治獄之官由在
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傳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觶
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緻

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
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
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
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

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音義

鯨音蚪搜依字作摻色留

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附繹本又作射
又作𣦵作懌皆音亦厭也施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
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疏正義曰毛以為多士
若干反服虔云削也度待洛反疏以威武而往伐淮夷
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觥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
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

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
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
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
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
其張則觥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
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綴而勞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
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
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
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正義曰
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
為不戰之辭故以觥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是一弩用五十
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
寇云八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
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
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

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觥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觥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

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鴉

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鴉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

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音義

翩音篇鴉于嬌反黠說文字林皆作甚時審反

為于偽反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應音擴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勅金反捷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

路遺唯季反

疏

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黠歸我

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黠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

知南為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暫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有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

鐘考工記工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宇居也音義

閼筆位反音疏正義曰作閼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祕同僖音希疏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二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

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傳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閔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

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
晚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稂莠不長有下國
俾民稼穡傳先種曰稂後種曰稂箋云奄猶覆也姜嫄
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
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
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傳
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

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音

義

恤沉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間暇無人之貌也嫫音元謀莫回反磬路東反厲

也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蓄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圻勅宅反裂也副乎逼反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檉音同植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稚韓詩云幼稼也菽音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作卑下同疏正義曰毛長張丈反拒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疏正義曰毛傭公先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嫫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嫫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恤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磬之密之此是姜嫫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嫫也此姜嫫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晚稼穡之事又與之忝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穆先種之植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績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嫫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閉謂閉戶拒公故閼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嫫則此述姜嫫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嫫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嫫之廟而謂之閼

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雉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崇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祈郊祿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祿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恤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磐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磐之加密石焉是磐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磐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發首言閼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閼宮首尾
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
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寔神溫慎也俱訓為
慎是閼神為神閼與寔字異音同故閼為神也以其姜
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
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正義曰毛氏不信履
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
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
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正義
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
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
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
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
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副無災無害文在
未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
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妊

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圻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圻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為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正義曰重穠植穠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先種曰植後種曰穠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

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為司馬不言棄為司馬而言后
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曰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
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
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
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
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五教
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
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
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棄后稷播時百穀稷述
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徒故云後雖作司
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
馬猶以后稷稱焉傳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為業
也箋正義曰鉅黑忝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
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
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

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

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傳虞誤也箋云
届殛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
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
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
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
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
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
以美大魯音義

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
斷也斷音短下同幽彼貧反王于況反

屈音戒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疏
又反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
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
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
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
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
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
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
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
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
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為斷緒為事無
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
汝為異餘同箋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
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
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正義曰

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
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
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正義曰屈殛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
殛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
致天之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
牧野殛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
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
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
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旅衆釋
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咸皆也
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
稷以來世修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
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

先祖言與先祖
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傳
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
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
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
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
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

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
庸則不得專臣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
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祀也
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箋
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
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

饗之宜之多予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毳載羹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傳諸侯夏禘則不杓秋禘則不嘗唯天
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牲周公牲也駢剛魯
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毳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
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
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
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

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
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也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
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
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音義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解音懈忒他得反驛息營
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福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
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
魚蒲包反載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
羊灼反裕咸夾反福音逼沙蘇河反刻鳳凰於尊其羽

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狔徒門反鋤字又作鉗音刑為其于偽反觝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跗方于反熾尺志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反僭子念反疏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

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其不得舐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羹也其饌則有以火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其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

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為居箋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為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

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

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
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
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
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
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唯祭蒼
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
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
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
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
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
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
也傳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
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
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於秋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
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禘不廢時祭令魯亦如天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卷二十九

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禘復為嘗鄭禘禘志云儒家之說禘禘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纖所云故作禘禘志考春秋禘禘之數定以為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禘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禘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為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禘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犢禘禘禘嘗禘烝言天子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犢禘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禘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禘一犢一禘嘗禘烝禘其意言諸侯當禘之歲春則犢禘夏則禘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禘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

衿袷則不嘗鄭於諸侯衿袷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
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
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
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如彼注福衡別兩處設之此箋
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為其舐觸人以福衡為一者無文
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
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
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
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
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
云獬豸也白牡謂白特騂謂赤特也獬豸尊之字春官
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
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姿傳言沙即姿之字
也阮譙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
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

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魚豚者地官中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云裁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滑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殷以楨周以房俎注云梲斷木為四足而已嶽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楨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稀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

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梳簋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為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牲騂牝騂牝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

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千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

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
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

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
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

壽秀眉亦壽徵音義

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滕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

勅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韞同胄直又反綬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
稅反又張劣反艾音刈台背他來反下
音貝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正義曰上既
美其祭祀鬼

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
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
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
英飾重弓共在轡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
人矣以貝飾胄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
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
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
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
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
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
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
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
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
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正義曰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
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

欽定四庫全書

手言
卷二十九

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卿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卿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小戎云

竹閉緹滕傳曰緹繩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
滕繩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但傳詳彼而略
此耳重弓為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韞二弓
是其事也箋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解其有二矛重
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
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
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
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
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矛重弓
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滕是重弓
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
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蔽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云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

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頌
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
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
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
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
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
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
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
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
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
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
多也傳正義曰鷹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
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為止也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
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
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
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四二

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

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音

義

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疏正義曰毛以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毛以

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

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為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

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音義

僖音符山名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

山名也。繹字又作貉。武伯疏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疏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僖山繹。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傳常許
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
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
孟嘗君食邑於薛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
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
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

壽徵音義

音餘古雅反朝直遙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

音同一音如字為于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偽反祝之又反下同疏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

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東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

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
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
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
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
以鮮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
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
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
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
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
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
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
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
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
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

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
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
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
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
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
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
是為孟嘗君
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傳徂徠山也
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栢有罍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
斯所作傳栢榱也罍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
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

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
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
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
室屋壞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曼長也箋云曼修也廣

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音義

斷音短度待洛反楠音角方曰楠寫音昔徐又

音託奕音亦棖色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曼音萬

疏

正義曰毛以為僖公威德速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

臣修造寢廟取彼徂徠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楠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

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楠之與椽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楠謂刻其椽也椽是楠狀故為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楠疆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修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修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

云屬役賦文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諸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修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定本集注箋曼修也

廣也且然也

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

魯頌駟章有駟有皇○皇說文作驤

泮水章薄采其芹○芹白虎通作苻

闕宮章遂荒大東○爾雅注作遂撫大東

新廟奕奕○新蔡邕獨斷作寢奕奕周禮注作繹繹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卷二十九
考證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